

尔雅

著

花解语

HUA JIE YU

电光石火间，解语明白了，这是一场戏，对白、表情，都来得这样天衣无缝，是以剧情雷霆万钧，最惨的是，人物关系完全真实，故此花解语不得不坠入剧中。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HUA
JIE
YU
花解语

东野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放了学，解语如常步行返家。

约十五分钟的路程总有男生在身后跟着。

其实他们这样做也犯了险着：一向校方报告，起码记一个小过，身上穿着校服，一看便知道哪家学校。

解语去年已经打过一次小报告，故此今年他们已经不敢那么近跟。

那男生在身后轻声问：“你就是花解语吗？”

解语装作听不见。

邻校虽是本市有名男子中学，奈何学生学识出众，样貌却普通，一个个瘦瘦小小，戴深近视眼镜，脸上且长疮疤，可是十分喜欢到马路这一边来等女生放学。

解语一直向前走。

“你姐姐是电影明星花不语吗，可否给我一张签名照片？”

解语猛地站住，转过头去，发觉那男生只得十二三岁大，刚升





众里寻他系列

中学声音才转，像只小公鸡。

她既好气又好笑：“放了学还不回家去，那么浪费时间，可见不是好学生。”

男孩被她训斥，涨红脸，讪讪地不知所措。

解语赶他：“走走走。”

男孩子转身就跑。

解语松口气。

到了家，按铃，外婆来替她开门。

她们一家三口住在幢旧式公寓大厦里，露台本来可以看得到海景，可是近十年八载，新房子如屏风似的在前面盖起来，一座高似一座，终于只有在睡房才可看到一线蔚蓝色海水。

外婆天天咕哝，可是又没有能力迁居。老房子屋价已全部付清，地方宽敞，住得舒服，还是姐姐最红的时候买下，也是外婆名下唯一值钱的资产。

外婆看到解语，立刻说：“去看看你姐姐。”

解语见外婆脸色凝重，立刻问：“什么事？”

“姐姐在卧室。”

解语推开睡房门，只见窗帘拉得紧密，光线幽暗。

“姐，你怎么了？”

不语躺在床上，呻吟一声。

解语十分担心，轻轻拉开窗帘，看到床上姐姐的脸，好似头顶

上被泼上一桶冷水，浑身汗毛竖起。

她扑在姐姐身上：“报警，立刻报警！”

只见不语双目青肿瘀黑，嘴唇像猪般耸起，最恐怖的是眼角唇角均在滴血水。

解语吓得惨叫：“谁？谁下的毒手，把你打成这个模样？”

她急得团团转，接着哭出声来。

“嘘，嘘。”

不语伸出手来乱摇，叫她镇定。

外婆这时也进来了，看见如此情形，既好气又好笑：“这不是叫人打的。”

解语听了这话，抹干眼泪：“是车祸意外？”

外婆没好气：“不是，这叫‘自作孽，不可活’。”

解语满心疑惑：“姐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语含混不清地答：“我去整形了。”

解语霍一声站起来：“你什么？”

外婆摇头叹气。

解语声音尖刻起来：“你还需整形？你是世人公认的美人，再贪得无厌，当心毁了容。”

外婆冷笑：“解语说得好。”

解语这才轻轻问：“你做哪里？”

“眼睛鼻子统统有份。”





众里寻他系列

众里寻他系列

解语低头观察：“双眼那么美，还修什么？”

不语叹口气：“双眼皮不深了，修一修有精神点，不然化妆小姐老问‘花小姐昨天没睡好？’”

“这一阵子不是流行单眼皮吗？”

“二十一岁看上去蛮娇俏，一到三十岁，单眼皮不知多阴险。”

解语被姐姐引得嗤一声笑出来。

“一星期后，退了青，消了肿，我就焕然一新了。”

解语看一看姐姐：“此刻像七窍流血。”

“喂！”不语大叫抗议。

外婆咕哝：“刚才回来，真被她吓死了。”

这时，解语忽然小小声问：“有无隆胸？”

不语道声吓：“我还需要隆胸？”

那天，解语在日记上这样写：姐姐居然还嫌自己不够漂亮，女性对外形完美之不遗余力，不可思议。

书桌上放着不语的近照，堪称花容月貌：大眼睛、高鼻梁、小肿嘴、皮肤白皙，故从来不晒太阳，身段之好，亦数一数二。

就是因为长得太好，被宠坏了，不肯下苦功学习演技，老是做花瓶角，标梅一过，戏份接着下降。

这一两年，整个行业吹淡风，不语自信心也接着低落。

外婆与解语均由她养活。

不语一直希望妹妹好好读书，但解语并非高才生，除英文外，

其他科目一律平平，她不肯下苦功背功课，觉得没意思。

“有几个同学读得背脊佝偻，千度近视，为什么呢？社会知名人士从来不是这些人，及格也就算了。”

她给自己设下标准。

因父母已经不在，故此无人勉强她去考第一，这常常被解语认为是不幸中的唯一之侥幸。

父母在一次汽车失事中身亡，那一年，解语才十七个月大，毫无记忆，一片空白。

由外婆把她们姐妹俩带大。姐姐是电影明星，当然比她漂亮得多。剩余物资一大堆，还不停给她买新货，物质方面，姐姐从来不亏待妹妹。

傍晚，姐姐精神略好，出来找妹妹。

“解语，解语。”

解语连忙说：“你给我好好回房躺着，别四处走动吓人。”

“我闷。”

“给你开个记者招待会可好？叫人人来拍照访问。”

“喂。”

“去休息嘛。”

“老方回来，你可别同他说。”

解语嗤一声笑：“我不相信他会看不出来。”

“唉，那是另外一件事，可是你我不说个明白，他始终只是疑惑。”





众里寻他系列

众里寻他系列

解语凝视姐姐：“好，我不说。”

真天真，五官都动过刀，说不定前后判若二人，还想有所隐瞒。

不语忽然说：“老方这次外出，足足超过一个月。”

“移民报到，买房子，置家具，安排孩子上学，的确需要时间。”

“什么孩子？都进大学了，比你还大。”

“这倒是真的，听他说要离婚，也已经有十年八载。”

不语不恼反笑：“他这个婚大概是不会离的了。”

“你还那么想结婚吗？”

“同他？干嘛还要结婚，在他身上，有什么是我还没有得到的呢，不扔掉他已经仁至义尽。”

不语有时也会大言不惭，这样很好，大家精神都振作一些。

“来来来，陪我玩兽棋。”

解语摊开棋谱。

不语轻轻说：“方玉堂不是坏人。”

解语给姐姐接上去：“不过，也不是好人。”

“这话也对，好人怎会三妻四妾。”

解语皱上眉头：“别说的那么难听，你只不过是他的女朋友。”

不语转动着腕上价值不菲的镶钻金表：“是，男朋友。”

都会中每名女人背后都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不然，也太没有办法了。

“这些年来，我也不是没人追的呢。”

“简直门槛都踏穿了在这里。”

不语怀疑：“有那么多吗？”

“有，《妖女故事》上演之际，电话插头得拔掉，鲜花堆到电梯口，记得吗？”

“好景不常。”

“不，现在的男人比较理智了，可是据市场调查所得，花不语仍是一般男士心目中梦中情人。”

不语看着妹妹：“奇怪，你的一张嘴为何那么会说话？都不似我们家的遗传。”

“你的象统统叫我的老鼠吃掉，你已经无棋。”

“我输了。”

“还有下一盘呢。”

“解语，你替我打个电话给老方。”

“这不大好吧，我们从来不主动找他。”

真的，解语心绪一向最清。

即使来往已经超过十年，可是女男之间，最讲究这种矜持。

不语拿起一只棋子，沉吟半晌，踌躇不已。

“待你脸上的淤肿褪后再说吧，现在把他叫回来也无用。”

“可是总得有点表示，叫他晓得，是希望他回来的。”

解语不出声。

难度那样高，煞费心思，可见不语吃这口饭不易。





众里寻他系列

众里寻他系列

不语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么久。”

“那么，让我来问他一声好。”

“说什么呢？”

“你那边天气好吗，还适应时差否，新居是否理想——”

不语冷笑着接上去：“——夫妻可恩爱呢，孩子一定听话吧。

算了，这种事我不会做。”

“那么，随他去好了。”

“真的，反正是一块鸡肋。”

不语丢下棋子，回房去休息。

解语收拾好棋谱，看外婆炖燕窝给姐姐进补。

解语同外婆说：“这玩意儿其实并不比一只鸡蛋更营养。”

“不会吧，都说滋阴补颜。”

“依外婆这么说，富贵人家的妇女统统长生不老了。”

“倒是经老些。”

“都是因为不用为生活操心。”

外婆侧头想了想：“这倒是真的。”接着歛歛起来：“这么些年来，也真难为不语。”

解语别转了头。

“不过你也别担心，我们还薄有节蓄，以后生活不成问题，总能供你大学毕业，再加一份嫁妆送你到夫家。”

“我并不迫切地想升学，我觉得在学堂里学来的东西统统无用。”

“这话好像偏激了点。”

解语不出声，去寝室看姐姐，见她睡着了，回到卧室。看看时间，欲拨电话到温哥华找方玉堂。

方氏待她不薄，到底是如花似玉的小姨子，见了她总是笑容满面。

她称他为方先生，自六七岁时就见他在家里出入，那时不语才十多岁，同她现在差不多年纪。

比打电话给自己男朋友还要难。

可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个君是她姐姐，她不得不出点力。

电话接通，有刹那静默，她几乎想放下听筒逃走。

一个男人声音来应电话：“喂，喂。”说的仍是中文。

“方先生？”解语的声音比她自己预期的愉快娇俏。

方玉堂讶异了：“是解语？”

他居然立刻认出她声音。这增添了解语的信心。

“大家都惦记着你。”

方玉堂笑：“下月初我也该回来了。”

“一切顺利吗？”

“托赖，孩子们已进入大学。”

解语听见那边有女声问：“是谁呀？”

方玉堂扬声：“一个朋友。”

解语说：“有空给我们打电话。”

方玉堂却道：“这边真是另外一个世界，山明水秀，风和日丽，我





东.野

众里寻他系列

一向在都会居住，从来未试过与大自然如此接近，真觉心旷神怡。”

解语笑道：“回来再说吧。”

“好，多谢你的问候。”

解语隐隐觉得不安。他没有提到不语。虽然身边有人，但那也难不倒他，他可以问“姐姐好吗”，或是说“稍后我立即打来”。解语纳罕。

是这样的吧：喜欢的时候，一天十通电话，上下午亲身上门来，当中还叫人送花送果，把人哄得团团转。可是一旦冷下来，三言两语就把人打发掉。若还不识相，知难而退，则把电话接到秘书处，说在开会，永不复电。

听得多了，也见得多了。

解语拾起床头一本日本翻译漫画看了起来。

不到数页又放下手。

太没心肝了，姐姐可能遇到事业危机，靠她生活的妹妹还津津有味看漫画，成何体统。

可是她帮不了姐姐。

解语忽然觉得烦躁，她对外婆说：“我替姐姐去买点心。”

“快吃饭了，你又走到哪里去？”

解语已经出了门。凉风一吹，心头略为清爽，解语一直步行到山脚小面包店，她买了新鲜车轮面包。然后安步当车散步回家。

一进门，见外婆笑容满面。而姐姐也已醒来，还在哼歌。

外婆轻轻说：“方先生有电话来。”

解语心中一块大石落地。

“问燕窝吃完了没有，明日命伙计送来。”

解语不动声色，嗯地一声。

“同我解释，孩子的事，他总放不下。”

解语颌首。

外婆感叹：“谁也没叫他丢下孩子不理，骨肉怎么舍得，你说是不是。”

她们一家三个女人，竟为一个那样平庸的小生意人的一通电话而雀跃。真不知是谁欠了谁。

说穿了也无甚稀奇，她们的生活靠他，自然得仰他鼻息，不外是老板与伙计的关系。

解语走到露台，站在无人看见的角落，深深太息一声。往下看，山脚华灯初上，万家灯火。到底搬上来了。

解语记得小时候住在极之窘逼的旧房子里，总面积还不如现在一间卧室大。无浴缸，无热水。电梯里永远有一股霉烂臊臭之味，出来是一条走廊，两边都是人家，十多户，气息相闻，门口还供着香烛。

是方玉堂帮她们搬离该处的。解语记得比她大十多岁的不语紧紧搂着方氏笑了又笑，雀跃不已。然后，又再搬到目前这个住所。方氏再建议住好一点的时候，外婆说：“不如另买一幢公寓收租。”





众里寻他系列

众里寻他系列

已经够好了。知足常乐。

不语在镜前凝视面孔。

解语揶揄：“别吓破魔镜。”

不语笑盈盈地转过头来：“你这丫头最调皮。”

解语说：“姐，不如介绍我入行。”

不语忽然变色，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你想想我有什么好做，或是，所有的女孩子有什么好做。”

“无论做什么，或是什么都不做，均不准重蹈覆辙，一个家里一个人出卖色相已经足够。”

说到这里，声音已经十分凌厉。

解语连忙噤声。

不语取过一本娱乐周刊，打开，指着里边的彩页说：“你来看看，一版之中，起码十多二十个女子挺胸凸肚，丑态毕露，善价待沽，你还不知警惕？”

解语一看，不语手指的照片，恰恰是她自己。可是她不敢出声。

“你给我好好读书。”

解语无奈。

不语补上一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解语笑了。

不语叹口气。

解语细细看她的脸：“听说唯一比整形手术更精密的只有脑科

手术，可是，真的不留疤痕？”

“保证光滑。”

解语啧啧称奇。

“相信我，演艺圈里没有几张原装脸。”

解语微笑。

“全早已撕破了脸，不得不重做一副。”

解语惋惜地说：“听说，导演不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幽默感太丰富。”

“胡说，我在工作人员面前一向少说话多办事。”

解语不出声。

“还有，我在老方跟前亦从不发表意见。”

只除出表示戒指上宝石还不够大之类。

虽然是自由社会，出来找生活也宜自我约束。禁忌甚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当事人心中有数。

不语忽然低头：“而且，我懂得什么，有何可说？”

解语把手放在姐姐肩膀上，有时，她比她还小。

不语摸一摸脸颊：“我不过是一个靠面孔吃饭的人。”

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解语只是说姐姐外出旅行。

“去何处。”

“巴黎观光。”

“住什么酒店，我们可拨电到该处与她谈几句。”





众里寻他系列

今日的记者已不同昔日，旧时无论哪个明星说声到外国读书，记者立刻肃然起敬，有闻必录，今日才没有那样容易应付。

“住在朋友家，不想做采访，回来一定找你们，请多多包涵。”

记者起了疑心：“你的声音同她好像。”

“我是她小妹。”

“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不重要。”

“好，花小妹，令姐回来，请同我们联络。”

“一定，一定。”

“你很会应对。”

“谢谢，谢谢。”

外婆见解语如此辛苦，不禁笑道：“记者似天皇老子。”

解语说：“说不定这上下就在门口等。”

不语微笑：“还轮不到我，我还不至于那样红。”

“第一批倒下来，就轮到 you 上阵了。”

不语淡淡答：“我已退到第三第四线了。”

也不能说是不愿在银幕上表演赤裸胴体的缘故，不过，如果胆子与作风不拘小节一点，到底又还好些。

可是不语十分拘谨，时时被讥为思想残旧。

是方玉堂不允许吗？他从来没有那样表示，是不语自己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她曾经这样说：“那好比饮鸩止渴，脱完之后，黔驴技穷，往后难道还剥皮不成？不可。”

现在，是二三线女演员，总比脱衣的二三线女演员高尚些。

卖艺到底不同卖身。

解语蹲在姐姐面前：“那是你不同她们争。”

不语呼出一口气：“解语，不如我们也移民，我找门小生意做，你读书。”

“那多闷。”

“你不赞成？”

“趁这两年，多赚点。”

“你把我当摇钱树！”

“我爱煞这谑称：试想想，摇钱树，摇呀摇，铜钱叮铃当唧掉下来。明天，树上又结满了钱，大可再摇，太可爱了。”

不语不去理她，自顾自回房去休息。

过了数日，不语脸上淤痕渐渐褪去。

她还是她，只不过轮廓深了一点，一照脸，有陌生感，好似认错人，不过一笑，亲切感又恢复了。

真奇妙，接缝处一丝疤痕也无，该名医生真是大国手。

“好不好看？”

“同天生丽质一般无异。”

解语自觉有义务说好话给姐姐听。

